

儿时的“劳动课”

□刘秀品



小孙子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布置了劳动课：种西瓜。恐怕是防止造假吧，学校要求将劳动场面录像，发给班主任。老师的话如“圣旨”，种西瓜的劳动课小孙子很热心，没有地，就将西瓜种子埋进花盆里，还浇了水。

由小孙子的劳动课不禁想到我们儿时的“劳动课”。

1951年，我在开江县沙坝场通马庙小学读一年级，全班30多个同学，一开学“劳动课”似乎就很繁重。家里孩子多的，哥哥姐姐首当其冲的“劳动”是带弟弟妹妹。

那时山里人的观念是“一个猪儿是养，一槽子猪儿也是养”，追求孩子的数量，不注重孩子的质量。一般家庭都不是生一个，而是生一窝。生四五个很普遍，生七八个的也不少。儿多父母苦，对孩子根本照顾不过来，带弟弟妹妹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哥哥姐姐的身上，我们那个班至少有一半的同学上学时都背着弟弟妹妹，有的还要背一个，牵一个。

小学生本身还是孩子，他们带着更小的孩子，教室里也就分外热闹，一幕幕轻喜剧也就不停地上演。

“饿！饿！”有的弟弟妹妹饿了，就在教室里扯开嗓子嚎叫。

“快抱到教室外去哄。哄得不哭了再抱进来。”班主任老师张德煜见孩子哭闹不停，皱着眉头吩咐。

吼“饿”的孩子被抱到教室外，叫得更响亮。

“老师。我妹妹要屙屎。”那边同学刚把吼“饿”的弟弟妹妹抱出教室，这边的同

学又喊开了。

“快抱到外面去。快点！快点！别屙在教室。”张老师又指着教室的门对喊妹妹要“屙屎”的同学说。要是所有孩子都把屎屙在教室里，一天就是几十泡屎，那教室岂不要被尿水泡成稀泥塘，还怎么上课？

那个同学就马上抱着妹妹到教室外去提尿。

“老师，糟了！糟了！我弟弟屙了屎！”那个说妹妹要屙屎的同学才抱着妹妹冲出教室，另一个同学又在教室的另一头呼喊起来。

如果那堂课遇上几个学生的妹妹撒尿，几个学生的弟弟屙屎，学生进进出出，老师跑上跑下，那堂课也就没法上了。有的学生见弟弟或妹妹没打招呼撒了尿屙了屎，就用高压手段镇压——挥起巴掌对着小屁股蛋啪啪就是两巴掌，越打弟弟妹妹嚎哭的声音越高，弄得教室里哭的哭，喊的喊，热闹非凡。学校不是幼儿园，却成了幼儿园，老师不是保姆，却活像保姆。

好在那时农村小学的学生带着弟弟妹妹上学很普遍，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自从把计划生育上升到国策的位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农村小学再也没有这样的喜剧上演了。也许过不了多少年，当背过弟弟妹妹上过学的亲历者去世后，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乡村小学，曾留下过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上学的特殊历史，教室里那种哭的哭叫的的热闹场面，恐怕连小说和影视作品中都很难欣赏

到。

我从来没有背着弟弟妹妹上学，因为我

没有弟弟妹妹，我的“劳动课”是天天早晨上山捡狗屎牛粪。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没有化肥，种庄稼蔬菜用的全是农家肥，狗屎牛屎显得特别珍贵。山上的狗屎牛屎是无主产品，谁捡谁得，那时谁家地里的苞谷杆子粗，背的“娃娃”大，证明谁家的狗屎牛粪捡得多。所以，每当天一亮，只要没下大雨，就有人提着撮箕到坡上捡牛粪狗屎。农民下地时发现了牛粪狗屎，肯定要用锄头铲起弄到自家地里，还有些人赶场回家时在路上发现了牛粪，没有地方装，不捡又觉得太可惜，怕回家拿撮箕牛粪被别人捡了去，干脆就用衣襟将牛粪兜起带回家——衣服脏了可以洗，牛粪不捡就没了。上山放牛更得提着撮箕，以备牛随时屙粪随时捡，免得肥水落入外人田。有的人甚至走亲戚都提着狗屎撮箕。只是觉得这样进亲戚的门太不雅观，就把狗屎撮箕放在离亲戚家不远的地边，拍拍身上的灰尘才进亲戚的家。那时提着狗屎撮箕出门是勤俭持家的表现，自己不觉得丢人，也不怕身上散发出狗屎臭，别人更不会嘲笑，反而受到尊敬。天一亮就出门捡牛粪狗屎算得上山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捡牛粪狗屎是男孩的事，女孩很少捡。我从小就懂事，很体贴爹爹和娘娘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艰辛，不吃闲饭，所以，从提得动撮箕那天起，早晨就提着个撮箕，开始捡牛粪狗屎。上学读书后，上山捡狗屎的任务也没有减免，起床后二话不说，自觉地提起撮箕就上了山。那时“通讯基本靠吼，防盗基本靠狗”，几乎家家都养着狗。狗好动不好静，白天晚上到处跑，狗多狗屎就多，只要我提着撮箕上山，差不多次次都有所斩获。捡狗屎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能眼睛望着天上，得眼睛向下，死死地盯着田间地头，发现了一坨狗屎，简直如获至宝，比发现一堆金子还兴奋，几步奔过去，用狗屎刮刮把狗屎刮进狗屎撮箕。如果哪天运气好，捡到几坨牛屎，把狗屎撮箕装得满满的，那就发财了，爹爹看见，紧绷着的脸笑成一朵花。牛粪狗屎捡得多，地里的粮食就收得多，地里的粮食收多了，就是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我提着狗屎撮箕回家时见爹爹笑，我也跟着笑，那是劳动的喜悦。

现在孩子们的“劳动课”与我们儿时的“劳动课”当然不是一码事。但让长在“蜜罐”里的孩子们从小养成劳动的观念，起码知道吃西瓜得从将西瓜籽埋进地里开始，多少懂得一点生活来之不易的道理，是一件好事。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生活

08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蔡伟

楼上楼下

□叶勇

咚，咚咚——清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翻身起床，迅速穿好衣服，趿起拖鞋一把拉开门。

“你咋回事？耳朵聋了不成？”敲门的是位有点面熟的中年妇女，她气冲冲地朝我吼道。

“出啥事了？”我不解地问。

“啥事？住你楼下，真是倒了大霉！”

“你……我楼下？请问到底咋了？”我越听越糊涂。

“各人下楼去看看，都快‘水漫金山’了，我家阳台望板、厨房天花板上、客厅的墙顶，到处都在浸水，你说，这损失咋个赔？”说完她气呼呼地下了楼。

我被她的厉声责怪吓得无言以对，赶紧跑回自家厨房查看，“遭了，遭了——”顿时，我被厨房地面的积水惊得吼了起来。我查看水龙头，淘菜盆龙头、洗衣台龙头等处都没漏水，水从哪儿来？正感蹊跷时，我突然发现灶台上的淘菜盆底下厨柜门的中缝里有一股水流出，拉开厨柜门才发现是接在淘菜盆龙头上的一根高压管爆

裂，水直往外喷。因洗衣台下地面上的下水管小盖儿生锈后，周围的小洞孔受阻，水大而不畅通所致。

妻子闻声跑到厨房，一见那地上的积水，马上就着急地抱怨起来：“哎哟，这下好了，一听说话，就晓得楼下那女的不是省油的灯，她张口要你赔个几千上万的，看你赔不赔嘛！”妻子边说边和我一道用拖把、毛巾快速清理完厨房地面的残余积水。随后，我内疚而又忐忑地直奔楼下。

门半掩着，我定定神，正想进去，却听见从屋里传出楼下夫妻的对话：“这热水器买成4千多呀，水一淋就打不燃了，客厅墙角的涂料浸了水，肯定要褪色，要脱落，必须要楼上的全部赔新的！”

我心头一惊，这笔钱算下来可不少。

“轻点，轻点！”男主人大声地阻止着妻子。“楼上楼下的，别说得那么难听。”“啥子难听？哼，他损坏了东西，就得赔，天经地义。”“赔啥子赔？有那么严重？”夫妻俩在客厅里争吵，站在他家

门外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硬着头皮走到门口，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住你们楼上，我姓叶，是退休教师。兄弟，你贵姓？”“我姓曾，在镇上工作。”老曾礼貌地回答我，“叶老师，别担心，我爱人性子急，我的话请你别介意。”“不不不，损失我一定赔偿。这次漏水，是因为我家的一根高压管昨晚突然爆裂引起的，我想进来看行不行？”

我马上跟着老曾走进他家厨房查看“水灾”，目之所及，女主人说的完全属实。我退回客厅，郑重地向他表示：“老曾，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家因我楼上漏水造成的损失，我一定照赔，对不起你哟！”老曾却不假思索地说道：“叶老师，不用不用，说清楚就行了。我老婆说的那些，还请叶大哥你别在意。”老曾的一席话似乎在宽我的心。接着，他摸出手机在阳台上打了个电话。

打完电话，老曾说，“今天星期天，正好我不上班，我刚才问过我一个懂热水器的朋友了，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用。其余的事你就别管了。”

听老曾这么一说，我将信将疑，心里仍然悬吊吊的。

老曾拿来楼梯取天花板上的扣板。这时，闻讯赶到的左邻右舍们有的护着楼梯，有的擦家具及墙面上的水，

有的把取下的铝天花扣板里外一张一张擦干，按花纹图案依次摆放在客厅里，有的到附近食店里去端稀饭、买包子、捡卤鸭蛋，为我们受“水灾”的两个人送来早餐。看着邻居们像一家人一样自觉地忙碌、关心着我们，我再次感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是颠扑不破的真谛。

此时，我诚意地与老曾商量客厅顶上墙角涂料浸水赔偿一事，老曾却十分恳切地说：“水电气使用时间长了谁家能保证不出一件事呢？天气热，墙角浸水的涂料自然会干的，即使褪色也不伤大雅，你就别管了。叶老师，我因工作繁忙，常早出晚归，特别是双休日我需要好好休息，你住在我楼上，我从未感到从你的楼面上传来噪音或较大震动声影响我休息。楼上楼下的，和睦相处比金钱更重要。”

回到家里，一直在担心被敲竹杠的家人听完我的讲述后，终于放下心来，不禁都为老曾为人大度，处事方圆，注重邻里和谐的美德感动着。

这件事对我感触颇深：在平时生活中，注重生活细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会给邻居留下良好的印象，就会受到邻居尊重，遇事就会受到邻居宽容。邻里之间，需要的是通情达理和宽宏大量，需要的是养成良好的公德意识和互相帮助的美德。